

从文艺怀北海

张大春



张北海(中)、张大春(右)与麦田出版社社长陈雨航,2018年摄于台北

要谈我的朋友张北海,得从他的文章说起。要说张北海的文章,又得从他对他的追寻说起。

“张北海,本名张文艺,祖籍山西五台,1936年生于北京,长在台北,工读洛杉矶,任职联合国,退隐纽约,著作随缘……上世纪70年代到达纽约定居至今。”这一则作者简介似不容他人手,关键在“著作随缘”四字。张北海的随缘是从骨子养成的,万事诸法,无可无不可,所以往往在皮肤上透露着一种吊儿郎当的气息。这一则“作者简介”所专指的一系列文章,初名曰“去后方”,就应归为此类——这位作者直到“七十多年后的今天,让我去追忆当年五岁时在路上的印象,那与说是追忆,不如说是追寻”。为什么不早几年开始写呢?为什么不写几篇呢?你会问;答案,也只能用“著作随缘”一笔带过了。

事实上,我手边的《去后方》只有三篇,寥寥数千字,是不是还有其他未经发表在上海这个“正午故事”栏目上的内容,我亦不知。但是他的“随缘”却诚实而坚定。他说:“我是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才开始回想一些当年的往事,可是我发现不是你想回忆过去任何一段往事,这个往事就会从过去呈现在你的脑中。我又发现,如果我昨晚做的梦,醒来之后都难以捕捉,那七十多年后的今天,让我去追忆当年五岁时在路上的印象,那与说是追忆,不如说是追寻。”

我和张北海结识也有三四十了。总之不外是台北、纽约,纽约、台北两地饮食议论,议论饮食。其间——容我粗略地分别:前二十年与后二十年有极大的不同。前半段听他说的大凡是纽约。后半段,也可以说是下半场也还是听他说,说的却是北平和山西。

似乎连具名张北海发表的文艺作品都是如此。我和张北海初识是在一个十多人的聚会的大圆桌上,我从头到尾只捧着一个话题。那是我稍早几年无意间在旧书摊上买到的一本广播剧本《天伦梦觉》,作者就是张北海。他听我提起这个剧本,非常惊讶,仿佛连他自己都没有拥有一本。但是,他显得十分羞赧,大约觉得那是值得及壮而悔的少作吧?倒是由于这本大概五块十块钱买来的风凉书,我们日后见面,我总要提起:“说说《天伦梦觉》吧!”之后则是一番相视大笑。

可能这是一个共相:人们在中年时代,就会像是整理空间有限的前行囊那样,有意无意地清理掉生命前里一些看来不太重要,或是不太光彩,不太关心、不太值得再提起的往事,以及不太愿意重新掘起的感受。可能是生命还在继续向前推进,那些一度被抛弃而付诸遗忘的生命轨迹总有一天会再度回来叫门——叩寂寞而求音。

张北海的《去后方》里有令我十分动容的一幕:他的二哥早母亲和弟妹的逃难之行一步,逃家了。行前曾经带着五岁的张北海吃过一次冰激凌,算是一个不必言说的告别吧。二哥最后的话是:“你们吃,我先走了。”

我第二次读到这一段上,不由得泪水盈眶。固然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永别,但是人间离乱几能知,陌上寻常聚散时,少小之际那些被匆匆错过而日后也无从追寻缝缀的散落记忆,恐怕才是死亡的痕迹。张北海轻描淡写地形容着嘴里的巧克力冰激凌,或者是日本将军给的水梨,或者是山东德州的烧鸡,或者是荒野农户的烤饼……他的文字里留下来的食物是没有什么形容词

的,那些恰是挣脱出死亡的滋味。

人的前半生总会打下一些无情的基础。辜负、亏欠那,其中最不可避免的,就是对自己一身的经历。我们还太年轻,不会珍视生命经验的内在潜质,犹如加西亚·马尔克斯所说:“世界太新,万物还不曾命名。”这话反过来看,就是年轻的我们一向被不知名的新世界打动,于是万物都值得探索。这时,我们将我们的来历暂存给了老年。

在张北海自撰的极简履历上出现的字样不过如此:“长在台北,工读洛杉矶,任职联合国。”在下一阶“退隐纽约”之前,他的随缘写作绝大部分是向国人描述海外。简言之的海外,就是美国;再简言之的美国,就是纽约;如果还要再说说具有代表性的地标,也可以说,就是曼哈顿。

张北海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,集中精力,以犹如海外通讯员的身份向(以台湾读者为主要对象的)媒体供稿,《人在纽约》《美国邮筒》都是这样的文章结晶。看似不多,但是工夫和趣味却是深沉、高雅而富于知见的。

我总是记得有一篇文章,标题是“报纸越厚,草纸越薄”。这是在形容纽约资本主义特征无限扩张的现象,使得广告越来越发达,而商品越来越不实在。当然,一个报纸越来越厚的社会,总会成为草纸越来越薄的社会。原文是“报纸太厚,草纸太薄”,出自并非指责纽约的丘吉尔:“Newspaper too thick, toilet paper too thin.”

这个经济学方面的观察究竟如何成立,以及有识之士又该如何因应,我不敢妄言,但是张北海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却教我瞠目结舌。他数尽了星期天发行的数百页《纽约时报》分类广告,确认当日(我只记得个大约)是一万四千多则。而且还和草纸比较厚的某时期作了比较!这个在写作或非写作专业的人士眼中看来可能都有点疯(中国老古人一定会称之为“痴”)的行径,大约就可以解释了张北海早年拂衣辞乡、仗剑出国,去不复回的行径。世界太新,万物尚未命名,青年来不及回头。

张北海先生于本年八月十七日凌晨二时四十分逝世于纽约寓所,享年八十六岁。我为他所写的挽联是这样的:北朝朝廷终不改,人隐市中,乃就虞初源流传典艺;海涯寥落若为怀,侠行毫末,当凭洪迈手报撒斯文。上联“北朝朝廷终不改”出自杜甫诗,下联“海涯寥落若为怀”出自范仲淹诗。两集句语浅,毋庸细注。

虞初,据称是小说之祖,见《史记》。洪迈则是南宋时期一位博学多闻的外交使节、笔记作家。至于“人隐市中/侠行毫末”二语,熟悉张北海的朋友和读者大约也不需要我多费唇舌,隐括的正是临老退休的张北海,以及因改拍成电影《邪不压正》而广为人知的小说《侠隐》。比较少人谈到的,则是《侠隐》的男主角李天然,只能是张北海的令先翁张子奇。然而,那毕竟只是小说。

我的《城邦暴力团》也沾了武侠小说之名,又恰恰和《侠隐》同时上市,在两书合办的新书发布会上,我吐露了一个小秘密。

那是在1998或1999年吧?我走访纽约,少不得要去叨扰张北海,这一回来不及取笑《天伦梦觉》,他拿出了一叠高可数寸的手稿,和一张三尺见方的赛璐珞片,那是一幅近人精工绘制的北京城区市街坊巷图,他摩挲着那张图,有一搭、没一搭地为我解释李天然(容或就是张子奇老先生)吃吃这个、喝喝那个的店家。我默记下好几条相邻的胡同名称,后来在《城邦暴力团》里都用上了,甚至还在其中一条街上另开了一家照相馆,在某个农历初九的夜晚,让月光照亮了胡同里的风华。完全偷窃。后来我在新书发布会上公然俯首认罪,张北海惊诧不已,我提醒他:同行都是贼。

纽约容,天涯何倦翻归鸟,老作家再一次北京出发,壮游故园,而后才有了追忆不成的追寻。我如今正是他“退隐纽约”的年纪,深深体会他追寻而且扑空的情怀。世事若不扑空,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自己曾经辜负、亏欠的一切呢?至于写作,只是那发现的回音吧?

《去后方》写到一个情节。张北海在母亲杨慧卿女士的照应之下,千里闯关,逃避战火,路上由于会唱歌,而且是法国歌,唱得好听,很教卡车驾驶员开怀,于是一整个车队都来找张北海唱歌。“我记不得上了几部车,反正回到我的卡车,母亲发现我的嗓子都哑了,问了我之后,她气坏了,把车队长找来,叫他听听我的嗓子……”

这个孩子在整整八十年后停止了歌唱,我们不会察觉那嗓子早就哑了,他还高高兴兴呢。他可能回到了一个曾经急着离开之地。



累甚打盹图(国画)周翼南

眼神随想

云德

家有两个孙辈。老大是男孩,活泼且淘气,总是用挑战性的目光,以“我再也不跟你好了”的口吻表达自己的不满,每当用笑咪咪的诡异眼神朝你示好时,那肯定是做了坏事,不是用蜡笔画了你的书,就是打碎了什么东西;老二是女孩,羞涩而温顺,想要礼物的时候会从不直说,会讲某某小朋友的糖果好吃、某某小朋友的乐高太好玩了,偶尔有直接表达时,会跑到你怀里以期待的目光小声央求。看着两个小家伙截然不同的眼神,时常感到特别好奇,为何一母所生且同样环境下成长的俩孩子,会在性格上存在那么大的反差?感慨之余,总不免关注并思考眼神这一奇特的心理现象。

所谓眼神,表面看无非指眼睛的神色,而实质上,它却是人透过眼睛这一心灵窗户传递出的复杂内心世界。生物学研究表明,人类有95%的部分基本相同,不同的部分除极少表现在外形差异之外,大多归之于内在气质。而恰恰就是这些由视野、素养、见识、秉性、良知和格局等组成的个性化的灵魂气质,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。日常生活中,每个人独特的灵魂气质,不仅体现在社会交往的语言和行为上,而且还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人际沟通的眼神里。眼神有时比语言和行动来得更为含蓄、更为复杂、更为微妙,甚至也更为真实。

古往今来,历史文献中有许多生动记述眼神的文字,给人留下过经久难忘的印象。比如,《诗经》中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成为吟咏千古的盛赞娇柔美女顾盼传情的绝妙佳句;《香奁集》中“小雁斜侵眉柳去,媚眼横波眼波来”,李宣古的“能歌婉女颜如玉,解引萧郎眼似刀”,精彩刻画出有情人眉来眼去、柔情似水的精彩瞬间;《牡丹亭》中“恁横波来回顾影,不信的眼儿酸”,和玩花主人《装楼记》“笑他眯眼目,枉有睛,充子耳,不纳声”的记述,鲜活传神着互不照顾的人们之间的爱搭不理;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“视眩眼而无见兮,听恍惚而无闻”,与《后汉书·阴兴传》讲外戚“嫁女欲配王侯,娶妇盼公主”的书写,让人领略到视而不见的不屑与藐视;《文选》中“踰踰追夫,谿谿黄发”,表达了对佞谄媚眼的无情揭露;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中“愤怒气盛,目光如炬”,彰显着愤怒者满眼的凶光;韩愈《南山诗》“时天晦大雾,泪目苦矇眊”,和陆游《剑南诗稿》“醉卧村路儿膝归,瞠目不记问是谁”,清晰展现出路遇大雪和酒醉后心境完全不同的两眼昏花、四顾茫然的尴尬情景。这些以眼神状物寄情的文字,虽寥寥数字,但因其形象鲜明,愈显得格外传神。

最著名的段落还属《鸿门宴》。太史公以几个不同眼神的精准描摹,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扭转历史轨迹的重大事件。席间,“范增数目项王,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,项王默然不应”。于是,范增直接令项庄以剑舞为名击杀刘邦。张良一看大事不好,急召樊哙。“樊哙侧目视项王,头发上指,目眦尽张。”项王按剑而踞,先惊于壮士之猛,后为樊哙慷慨陈词所动。这里,先后用“数目”、“玉玦以示之者三”、“默然不应”、“项王视项王”、“头发上指,目眦尽张”等几个眼神表情的生动描述,最终以“项王未有以应”结束,将一个刀光剑影、杀机四伏的紧张场面,巧妙转化为各路英雄豪杰尽显身手的表演舞台。眼神表情,在其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。

当然,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眼神训练,但本真的眼神,却是人们阅历、修为、品性、气质和灵魂的自然流露。不用修饰,也无须装扮,一个忠诚厚道的人,流露出来的眼神会是清澈的,充满阳光和透明的洁净;一个心胸坦荡的人,流露出来的眼神定是豁达的,充满包容与活力;一个心地善良的人,流露出来的眼神会是慈祥的,充满温暖与爱意;一个学养高深的人,流露出来的眼神肯定是深邃的,充满睿智和洞察力……记得那个从事过心理学研究的作家毕淑敏说过:记住,你的眼睛会出卖你!我想,这话十分在理。

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,人们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生活和生存压力,无不渴望周边相遇的都是些真诚、友善和关爱的眼神与目光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相互输送着激励、信心和共情的力量。故而,我们真诚期望每个人都能心存善念,以平和的目光、包容的心态,诚心诚意地对待他人;期望每个人都充满爱心,以善意的目光、无私的境界,善待世间的一切,彼此接纳,相互成就,让世界充满爱,给人类的未来留存一份美好的念想与企盼。犹如蔡琴在那首优美的歌曲《你的眼神》中所唱的那样:

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/那感觉如此神秘/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/而你并不露痕迹/虽然不言不语/人难忘/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

回音壁

“信”的刍议

刘方

家所言的“信”多指,“道”在世呈现的可感、可知的状态,偏向于“物质”性的存在,是人之所以能够认识“道”的根据;儒家所言的“信”多指领悟“德”后的君子,自然怀有的品格,偏向于“精神”性的存在,是“仁”所显示出的道德水准。郭象的《庄子注》含内七,外十一,杂十五篇。杂篇中的《庄子·盗跖篇》虽说几篇可以肯定是后世的附会,但其本意还是在努力模仿,体现庄子原來的思想,特别这篇在“批孔”的原创态度上,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暂且不考虑文章的立意,这里只从遣词造句的逻辑习惯上分析,原作前半部叙述中,已经出现了“巧伪”、“妄作”和“矫言伪行”这样的词汇,仿佛不应在点题时,把同样的意思转而用一个让人容易产生歧义的“信”字来代替,更何况前文中一直有“不行不信,不信不任”

的贯通一致的用法,不会在总结时,突然改变出现多次“信”的字意,而用其通假为“佞”的含义。

一般提到“信”,自然是褒义的,但儒家理解的褒义,在道家思想中却常常是贬义。如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;六亲不和,有孝慈;国家昏乱,有忠臣”。“仁义”、“智慧”、“孝慈”和“忠臣”,原来被儒家思想褒扬的价值,在这里却有着不同含义,因为道家看来,它们既是大道废后的现象,同时又是导致大道废的人为原因。《道德经》第五章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亦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?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,不如守中”,这里集中对儒家最为倚重的概念——“仁”进行了批驳。《庄子·盗跖篇》中的“信”同样是贬义的用法,因为来源

是伪善,前提是无耻,如此的“信”,早已沾有了“取信”的功利目的,它并不是道家崇尚以自然为尺度的“信”。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子张问满苟得,“哪有不作为的缘由呢?不做就得不得信任,没有信任就得不到任用,得不到任用就得不到利益,所以在乎名,重视利,其才是所谓‘信’的真相。倘若抛开名利,回到自己本心上看,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,就没有一天不是虚伪啊!”满苟得说:“没有廉耻的人富有,违心取得信任的人显达,最能获取名利的人,都在做无耻而且违心的事。所以在乎名,重视利,就是所谓‘诚信’的真相。倘若抛开名利,回到自己本心上看,那么士大夫的所作所为,哪里是在顺应天道啊!”

儒家的“信”,以仁为体,以信为用,并合着仁、义、礼、智等概念,一同构成“德”的范畴。在“礼”的范式下,以作君子为目的,赋予天下价值体系;道家的“信”,是以德为体,以信为用,并合着一、气、无等概念,一同作为“道”的范畴。在“真”的范式下,以作真人为目的,赋予万物平等的属性;佛教的“信”,是以空为体,同样也以信为用,并合着缘、性、法等概念,一同作为“觉”的范畴,在“悟”的范式下,以求正信为目的,赋予宇宙以精神的世界。儒家使命意义上的“信”,与道家生命意义上的“信”不同,同时也与佛

家性命意义上的“信”不同,正是由于不同而产生的对立,同时又构成了它们之间相互的补充和制约,形成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格局。这个“体”以儒家自我意识中的“德”为本,包含了“德”在儒、释、道思想领域展开的内容,形成在理、法和道维度上的统一,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。“德”的多维是思想范式的多维,它显示出演绎的思维形态;“信”的多元是文化底蕴的多元,它呈现出归纳的思维形态。春秋时,人们就曾用“经”和“纬”来笼统比喻这样的思维形态。“经”是制丝时,分梳剥离的过程,“纬”则是捆绑聚集的过程。农业文明分散的家族劳动,适应土地气候所需的坚韧和耐劳,以及对社会资源等级分配的依赖,无时无刻不需要“德”或“道”的尺度和价值来维系,并依托于这种精神意义上的本体,以多样的“信”为实操工具,实现各种关系的协调统一。《尚书》表达为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;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。子曰:“道不远人,人之为道而远人,不可以为道。”相濡以沫是践行儒家的“信”,守望江湖是修炼道家的“信”,普度众生是行持佛家的“信”。通过“信”的实践,古人完成思想上的合纵连横,形成了宋以后的文化合流。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